

明慧週報

佳木斯版

第4期 2005年4月22日

令专家惊异的血液检验结果

【明慧网】山东济南一单位组织了一次查体，使用的是一种叫做“MDI 多功能显微诊断仪”的仪器。仪器是美国科学家布拉福德博士发明的医学显微诊断设备，它通过测试一滴血，再结合全息胚和氧自由基理论，结果对癌症的早、中、晚期预防及治疗，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有积极意义。有一例检查结果令医学家惊讶不已。

这份血液的细胞分布均匀，非常活跃，每个细胞均能快速旋转，细胞间质间无任何沉积物，棘形细胞几乎没有，更令人称奇的是每个细胞周围从里到外均有紫、蓝、黄、白的光环，从电脑屏幕上看起来晶莹剔透，非常美丽。而一般人的细胞分布极不规则，活动力差，视野中遍布许多碎片和黑圈、黑点、沉积物。而且每个细胞周围有黑圈。

检验专家说他们曾经检查过那么多的健康人，患者就更不必说了，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结果，更何况这是一位五十多岁即将步入老年人行列的人！

那么这位受检者的健康秘诀是什么呢？修炼法轮功多年。◇



问：有人说，“4. 25”事件是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是中共镇压法轮功的导火索？

答：围攻中南海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本来是去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就天津等地警察非法打人、抓人事件上访，大家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希望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应有的信仰权利。因为信访办离中南海很近，加之上访人数又多，结果值勤警察将大家沿中南海墙根排起队来了。大家积极配合值勤警察，秩序井然，无声无息，也无标语口号，只是派了几个代表与信访办交涉。后来有些代表与当时的朱总理见了面。大家在得到官方正面回复之后就平静地离开了，而且地面上保持的干干净净。

从历史来看，法轮功学员上访也是因为在这之前一直受到打压。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批判法轮功；1996年7月24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全面禁止法轮功出版物的发行；同时公安的明查暗访不但找不到任何所谓“非法”的证据；1997年初，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搜集证据欲定法轮功为“×教”；1998年5月底，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诋毁法轮功；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称法轮功为×教，采取了先定罪、后调查的程序，引发了全国许多地区基层公安部门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非法取缔法轮功炼功点、强行驱散炼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行动。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一份全国性期刊上又一次发表文章，对法轮功毫无根据的污蔑，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法轮功学员善意自发的去跟编辑们反映真实情况，结果，300多名警察被调来，粗暴殴打，45位学员被抓。天津市政府的官员告诉上访学员，这件事天津管不了，要说明情况就要找北京。由此才有了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位于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

不难看出法轮功学员上访事出有因，而中共某些人镇压法轮功蓄谋已久。◇

音乐家谈人生悲欢离合

您可能听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电视剧《渴望》中的主题曲，那悠扬婉转的长笛独奏，给多少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那位长笛演奏家，就是陈凝芳女士。



陈氏夫妇是国家一级演员，在中央交响乐团演奏了三十多年直到退休。其间陈先生在1983年至1990年还兼任原中央乐团交响乐队队长长达8年。女儿陈纓现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儿子陈刚赴美前则是嘉士伯啤酒与中国合资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后勤经理。“我非常疼爱这两个孩子。在我的人生中，除了我的事业，再就是我的这两个孩子。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给他们讲故事。一次我和他们说，姐姐是妈妈的心，弟弟是妈妈的肝，你们两个就是妈妈的心肝。”

可是谁会想到，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会和监狱、酷刑连在一起呢？

陈家全家人都修炼法轮功。陈女士说：“2000年6月25日深夜，十几名警员闯进我家，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把熟睡中的陈刚和我抓走。拘留30天后我被释放，但是刚儿却被送到京郊臭名昭著的团河劳教所。他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18个月。”“为强迫我的儿子放弃信仰，劳教所的干警每天只给他2-4个小时的睡眠，有一次他们连续15天不许他睡觉，只要他一合眼，就会遭到拳打脚踢。”

“干警还用几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他身体的敏感部份，例如头、颈、胸部等等，被电击处皮肉烧焦，全身猛烈颤抖，整个身体仿佛被放在火中烤，仿佛被毒蛇叮咬。有一次，干警指使同室十多名犯人毒打他，使他的脸都变了形，然后把他的脚和腿紧紧地捆绑起来，把两只胳膊捆到背后，再把他的脖子和腿紧紧地捆在一起，使他几乎窒息，然后把他塞到床底下，在床板上坐上人，使劲往下压他的背，当时他感觉他的骨头都要断裂，这以后他有两个星期不能行走。另一位名叫鲁长军的学员在这种同样的酷刑后瘫痪了。”

经过多方呼吁营救，陈刚与妻子来到了美国，五口之家终得以团聚。陈刚来美后四处奔走，以亲身经历见证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我们一家得以团聚，与法轮功学员在海外所做的一切营救活动是分不开的。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我们的家庭得到很多善良的人们的认可、理解、和支持，陈刚才得以出来。”陈女士说，“然而在中国还有多少破碎的家庭，有多少人有家不能回呀。”

“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要停止这场迫害，使千千万万破碎的家庭得以重新团聚，使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有修炼的权利，有他们做人的权利。”◇



医 山 夜 话

不信任的代价

【明慧网】杰克是个律师。他第一次来我的诊所时，就像一个法官……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中医的啊？在哪个学校毕业的？你最拿手的是治什么病？……”在他一连串的询问中，充满了不信任。我平静的一一作答。一旁的实习生忍不住嘟囔，“岂有此理！”

当我开始询问杰克病的来由时，他告诉我他因为脚底痛，很久不能走路了。去了许多医院，试了各种治疗都不见效。我给他做了治疗。临走时，他说：“如果这脚不再疼了，过一个星期，我将会把诊费寄出。”我点头答应了。实习生这时忍不住开口了：“这儿不是工厂的产品，试了好用就付钱，不好用就退货！”

“律师在第一次给顾客咨询是免费的。”他的回答客气而又冷漠。

一年半后，杰克又来到我的诊所，

这次是一种痢疾，好不了又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说来就来，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他这次又是找了西医治不好才来的。这次因为有保险公司付账，所以他来得非常频繁。在治疗过程中，我逐渐对他开始有一些了解。

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对任何人都充满怀疑时，他讲了一个自己幼年时的故事：

我祖父移民到美国来时，两手空空，只有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他一无所有到开了几家面包店，一生吃了很多苦。我父亲也是在辛苦艰难中生活，因此他对我的唯一希望是“挣钱”。他教我从小就不能依赖和信任任何人。我在踢足球时，经常被父亲绊倒。更令人难忘的是他会在我在梯子上艰难地爬行时，一把将梯子推倒。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为了培养你不信任和依赖任何人！”“但是，爸爸，你不是任何人啊！”我不解地说。“当然也包括你爸爸在内！”我爸爸回答……

听到这里，我惊讶地说不出话



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在炼功

来……

我联想到他的病症，渐渐明白了病因。中医认为痢疾是气滞成积，积久成痢，其原因是脾虚而衰，而脾主思。当他整日生活在惊慌之中，不信任任何一个人，长年累月因情绪变化不定，自然会诱发肠道痉挛，随情绪变化而时轻时重，久泄不止。

要治疗他的病症，就得从根本上解除他的心结。这哪里是中药和针灸能做到的呢？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心态，什么是真正有效的治疗办法？……我问自己。在我知道的所有灵丹妙方中，唯有修炼。文/玉琳◇

佳木斯市大法弟子王冬霞被迫害致死

【明慧网】黑龙江佳木斯市大法弟子王冬霞，41岁，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1999年7-20以后曾三次被非法投入看守所迫害，两次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王冬霞被佳木斯劳教所折磨致重病、不能行走，于2005年正月初七含冤离世。

2002年12月13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610办公室的陈万友协同前进公安分局及南岗派出所的干警非法闯入王冬霞家，把她强行抓走，并把她丈夫身上的现金800元及手机强行占为己有。恶徒把王冬霞带到前进分局进行殴打，强迫她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不让睡觉，把她的双手背在后面用手铐铐在椅子上。恶徒们采用最下流的手段，逼迫王冬霞坐师父的相片。她一直被铐到第二天，被送进看守所继续迫害。

2003年1月6日，前进分局不法人员将王东霞与其他几个大法弟子非法送进了佳木斯劳教所。到劳教所的当天，大法弟子们就被恶警背铐在床上强制洗脑。劳教所参与迫害的有：副大队长张小丹，干警刘亚东、李永波。

在劳教所里王冬霞受尽酷刑迫害，长期坐漆包线轱辘等，身体被迫害得极度虚弱，几乎皮包骨，并患了严重肺结核。2004年9月，由于劳教所怕担责任，通知家属把王冬霞接回家中，当时王冬霞已不能行走，是家人背回来的。

王冬霞回到家后身体没有好转，经常发烧，后来被送医院，每天花费1000元，至2005年正月初七，王冬霞不幸含冤离世。◇

佳木斯市张保英被非法判刑5年 母亲伤心病逝

【明慧网】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大法弟子张保英被佳木斯“610”等不法组织绑架、非法判刑5年，2002年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2003年后初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其母亲刘思梅，70岁，思女心切，于2005年3月10日不幸病逝。

由于江氏集团的镇压迫害，刘思梅经常担心女儿的安危，所以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经常思念女儿，但却不知女儿在监狱里受苦。家里人怕老人担心，一直没有告诉她，只是说：为了避免恶警的追捕，她在流离失所。可怜老人就这样在江氏集团的血腥镇压下，到临终也没能见上女儿一面。老人是3月10日下午在家中病逝。

张保英，女，40岁，自从修炼大法以后，一直按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孝敬父母，家庭和睦，邻里关系融洽，处处为别人着想，不为私、不为利、不为名，这样的一个人，却被江氏集团抓进了监狱。三年多以来，张保英受尽了精神折磨，年仅40岁的她，头发已花白，看上去很苍老，也很瘦弱。张保英目前还不知道母亲离去了。

在共产邪灵和江氏集团血雨腥风的残酷迫害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现今已是满目凄凉。张保英的父亲，每天以泪洗面，老伴走了，女儿又在监狱，老人的心情沉重，压抑，无以言表，日夜思念女儿，却不能相见。张保英的丈夫领着孩子艰难度日，非常希望妻子早日回来团圆，孩子也需要妈妈的关爱。◇

“今天我得给老师磕个头”

同修的儿子开车跑运输，年前不是撞车、就是被罚款，很不妥当。前几天一个早上，同修取出一护身符对儿子说：“念大法好吧！”，儿子接过来点头答应而去。

晚上儿子出车回来，进屋就说：“今天我得给老师磕个头”，说完对着老师的法像磕了三个响头。

问他怎么回事，儿子说：“今天我开车时遇一拐弯，谁知这时对面快速开来一辆大车，我的车速也快，根本来不及踩刹车，我吓得闭上了眼睛。这时，只听大车车帮擦着我的车头‘呼’一声就过去了。凭我的经验，这是车停下来才能闪过的事。今天全凭老师救我，我还不该给老师磕个头？”◇

